

恽毓鼎 著
史晓风 整理

恽毓鼎
澄斋奏稿



ISBN 978-7-80715-206-4/K · 140

定价:15.00 元

ISBN 978-7-80715-206-4



9 787807 152064 >

恽毓鼎澄斋奏稿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恽毓鼎澄斋奏稿/(清)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715-206-4

I. 恽… II. ①恽…②史…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 IV.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318 号

恽毓鼎澄斋奏稿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责任编辑 尚佐文
封面设计 刘 炜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206-4/K·140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孔

三儒從祀請

飭速議摺 九月十二日

奏為三儒從祀宜

飭禮部從速定議並請擴充兩廡釐定位次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見本年三月間御史趙啟霖奏請以先儒顧炎武黃宗

羲王夫之從祀

子廟廷奉

旨交禮部議奏聞各衙門呈遞說帖主從祀者十八該部查存

矜慎迄今幾及半年尚未覆奏臣自束髮受經即知好三儒之書

二十年來未嘗釋手其生平著述之富宗旨之純榛廛之偽實久

公行齋

目 录

序言	朱诚如 (1)
严缉江南盗贼折	(1)
改复制钱折	(3)
捐纳用铜滇铜改运现钱片	(4)
暂添铸当十大钱片	(4)
拟敬陈时事折	(6)
拟天人感应片	(10)
经济特科敬陈管见折	(11)
山东运道宜修铁路折	(13)
请下廷臣会议折	(15)
纠参顺属贪吏片	(16)
请严饬近侍片	(17)
请速筹济江南米荒折	(18)
敬陈管见折	(20)
纠参蒙员纵贼殃民片	(23)
奏参桂抚疏	(25)
请崇正学疏	(27)
请疏通翰林片	(29)
请密筹战备折	(31)

保举人才片	(32)
由籍回京言事折	(34)
咸安宫笔帖式请议升阶片	(37)
请分别办理教匪折	(38)
复陈新政折	(39)
安辑地方片	(43)
请妥定教案章程片	(43)
密陈大计折	(45)
请宣示回銮日期片	(46)
会筹改定官学章程折	(47)
改题为奏折件请仍由内阁票拟折	(50)
慎重译才片	(50)
敬举人才折	(52)
清丈地亩未可遽行折	(53)
史馆请修补列朝本纪片	(55)
特举知兵大员折	(56)
纠参湘藩片	(57)
要案请飭部严讯片	(57)
请整飭江苏营务吏治折	(59)
请限制奏调京员片	(60)
敬陈苏淮分省四弊折	(61)
请经营新疆折	(63)
请禁逆报片	(64)
请停秋操折	(65)
纠参闽藩片	(66)
请设新陕总督折	(67)
奏陈南昌教案办法折	(70)

严缉江南盗贼折

（〔光绪〕丁酉年〔1897年〕七月十九日）*

奏为苏省盗贼横行，党羽日盛，请旨飭下地方官严密查拿，以杜乱源而安闾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接据南中来函，并应试来京士子所述，咸称江南北盗贼蜂起，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太湖匪首施老窝子尤为猖獗，竟敢在苏州、常熟等处投帖借钱。江苏巡抚赵舒翹曾拿获烟馆窝匪贼人，该匪胆敢函致赵舒翹胁其放释，赵舒翹悬赏购捕，该匪亦于通衢悬贴苏抚赏格，万目昭彰，尤为可骇。风闻近来各处散勇皆为施老窝子募去，故声势极雄，捕役莫敢正视。六月廿七日常州府城外白家桥等处突有盐枭船十馀只停泊，并带军装号褂明卖私盐，差役向之盘诘，即以利刃胁之使去。人心惶惶，讹言四起，府城中肆行抢劫，一月之中巨案叠见，多者十馀人，少亦五六人，居民为之不安。常府如此，他府可知。近年各省遣散勇丁，此辈不能还耕，又无执业，遂致相聚为盗，扰害地方，各府县官一味姑息讳匿，置之不问。江南哥老会匪本多伏莽，盗风日炽，勾结堪虞，万一酿成事端，貽患良非浅鲜。臣之所虑正不第区区草寇也。应请飭下江苏巡抚督责地方官严密查拿，务获讯办。一面认真举行保甲，不得视为具文。果能雷厉风行，盗贼自闻而知惧。如仍有纵盗讳饰情事，从严参办，以儆效尤。新授署理江苏巡抚奎俊尚未出京，并请训示责成，俾于

* 标题下日期中加方括号者为整理者所加，下同。——整理者注

到任后体察情形，认真整顿，闾里既安，乱源自杜。臣为保卫桑梓起见，谨据实上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本日谕军机大臣等：詹事府奏洗马恽毓鼎以苏省盗贼横行，请飭严密查拿，据情代奏一折，据称江南北盗贼蜂起，太湖匪首施老窝子尤为猖獗，在苏州、常熟等处投帖借钱，各处散勇皆为该匪首募去，捕役莫敢过问。六月二十七日常州府城外白家桥等处突有盐枭船十馀只停泊，并带军装号褂，明卖私盐。府城中肆行抢劫，巨案叠见等语。着刘坤一、赵舒翘迅飭地方文武严密查拿，认真究办。恽毓鼎折着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改复制钱折

（〔光绪丁酉 1897 年〕十月十七日）

奏为京师大钱短缺，商民交困，请飭添铸制钱以维圉法而恤闾阎，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钱币之设，其用虽在民，而轻重多寡敛散之权则操之自上。凡以剂银而使之平，取便民用而已。钱过重则难行，过轻则繁碎，故历来论钱法者皆以五铢为最宜。我朝钱品递有增减，至雍正年定为一钱二分，乃轻重适中之数，行之日久，最为无弊。迨咸丰年间，因铜运不继，权铸当十大钱，流布转移民间亦无不便。其后私铸充斥，钱法大坏，南城一带至分为四等，其最下者轻重大小几至不及青钱，百货腾踊，商民交困。部臣知其弊也，于是议复制钱，特停铸大钱，设法敛收，以壹民志。乃数年以来，制钱并未通行，而大钱则日见缺少，私铸毁无可毁，并滥恶者亦有将尽之势，钱市遂至大荒。从前银价每两易钱十五六千，近且减至十一千，而物价依然昂贵，其挈银而来者百两只作七八十两之用。长此不已，匮乏堪虞。鞶鞶重地竟无钱以供民用，非细故也。夫制钱之所以不通行者，以有当十大钱相沿行使也，今则大钱亦缺矣。事穷则变，正在此时。近闻滇铜解到五十万斤，计除耗碎低恶均可得四十万斤。可否请旨飭下宝源、宝泉二局，即以此铜增炉加卯赶铸制钱，以铜六铅四计之，可成十万馀串，酌核铸钱工本，发各钱行备银承领。一面遍示通衢，申雍正九年市价贱买贵卖之禁，再参用元年设官牙平直之制，酌定每两易钱若干，务期较发行之价稍减数十文为钱行之利。各行有利可图，承领者必纷纷而来，布库之银自见充裕。外间通用钱帖即

以一千抵制钱一百，可以不必销改，当十大钱之未经收尽者，听其相间而行，以免烦扰。制钱流通既畅，大钱不禁自消。如此则部中以钱易银，既可藉资周转，商户以钱散布，复可坐获盈馀，而民间常得制钱流通，亦可免银贱钱贵之累，是寓“常平之制”于圜法，而国与民交利也。抑便民在于立法，而行法尤在得人。倘弊窦不除，良法终还无补，是在部臣严督局员洁己奉公，功归实济，举平日卖铜买钱之弊一扫而空，使局炉多铸一串之钱即民间多获一串之用。货币既富，物力渐饶，庶圜法永收大利矣。臣愚陋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捐纳用铜滇铜改运现钱片

再，近来厂铜不旺，转运维艰。京局仰给滇铜，则鞭长莫及；收买洋铜，则利权外流，鼓铸稽时，半亦由此。恭查雍正十三年令捐纳贡监皆收铜，不足乃用银。又，乾隆初年曾令滇省就近开局铸钱，由四川永宁水运至汉口，附漕至京，以省京铸之半。此皆设法补铜运之穷，而继钱法之不足也。可否飭部臣检查旧例，斟酌议复，令滇省改铸现钱，委员解部各局。捐纳虚銜实职，皆以银七铜三兑收，既免采运挑剔之烦，复可补京局所不及，似于铜政不无裨益。谨附片上陈，伏乞圣鉴。

暂添铸当十大钱片

再，立法固贵合宜，而变法或难骤致。为今日计，能一律

规复制钱，以平市价，固为长策，倘以制钱久废，一时不及议行，或请旨飭部，即以滇运新到之铜，赶紧开炉添铸当十大钱，散布民间，以资周转。此亦治标之一法也。是否有当，谨附片上陈，伏乞圣鉴。

本日均奉旨：户部议奏。钦此。

拟敬陈时事折

奏为敌情叵测，大局可危，谨陈大概情形，妥筹办法，以安宗社而弭后患，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见日本甲午之役，始则轻于言战，继复轻于议和，情见势绌，外洋遂有藐视中国之心。此次德人因烧毁教堂，无端启衅，占我海岛，逐我疆臣，要挟多端，肆无忌惮。欲筹抵御，则船械俱穷；欲事屈从，则后患未艾。我皇上焦劳宵旰，备极踌躇，论者或激而为背城一战之谋，或进连俄拒德之说，以臣愚见度之，皆未知其可也。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中国昔年办理交涉，皆因未审敌情，措施失当，遂致受其要挟，堕其术中。故今日欲图防制之方，亦先在于审敌情而已。敌情审，而和、战、守之机乃可得而言也。臣请以平日考验所得，为我圣主陈之。尝考泰西政治，最重商务，故其联翩海上，不避艰难，所以求利耳。诸国力敌势均，各不相下，一国得志，则他国妒其能，务求利益均沾而后止。原其本意，初非有夺我土地之心也。近年包藏祸心，始渐露鲸吞之计，固由我内政不举有以召之，而心目所注者实皆在俄也。俄国包带三垂，幅员最广，士马雄强，规模宏阔，本为诸国所深忌，其东南拓境，直至海参崴，形势尤为利便。然其地十月冰河，三月始开冻，终年贾舶所集不过八阅月耳，俄人不便也。于是经营西伯利亚铁路，冀取道东三省以直达旅顺。旅顺虽冬月亦不封河，扼燕齐辽东之胜，俄人以此为一都会，而自瑞典以至丹国十三邦之商贾皆将舍风涛之险而竞集舟车，则江海之利俄遂笼其什八，英人将浸失其利权，此又列邦所深忌也。顾俄人甫得胶鬻为泊船之区，又邦交方新，势难再

索旅顺，其机虽巧，其志未能遽偿，于是深谋诡虑，假手于敌国，令其盘据胶巖，以兵威相胁。我既无力拒德，而又无辞以对俄，俄人乃借保护为名，以兵船驶据旅顺，即为异日抵换胶巖之地。故德人之于胶巖，断无退出之时，而俄人之于旅顺则已入掌握之内矣。不然，俄德之交方密，岂其左袒中国而自寻仇讎，抑保护当在山东，何乃先据旅顺哉！固事之大可疑者也。旅顺即为俄有，他国益加畏忌而无如之何。从此，东南海口英将索之，滇粤边境法将索之，德人遂久据胶巖，日本遂久据威海，非好事也。连鸡相制，其势不得不然也，而中国乃无一日数安之望矣。夫日本甲午之役，以与我共在亚洲，患难相同，故欲合保朝鲜，连衡拒俄，以防后患。此固我当联为与国者也。乃事势相左，激为兵戈，而本谋尽失。固我之失计也，而亦日本之失计也。臣所谓审敌情者此也。然而俄谋日逞，外侮迭乘，我犹敷衍目前，为左支右。吾之计譬之以肉饲犬，肉投有限，而犬来无穷，势不至骨尽不止，昔日六国之事秦是已。而论者乃曰无策。夫以今日事势而言，诚为棘手，然宗社至重，大局至危，将束手以待尽乎，抑犹竭蹶以图存也？臣试于无可筹画之中进万一挽回之策：一曰联邦交；一曰修内政。夫德人六条要挟，既迫我以不得不从；俄人已入旅顺，亦无可驱逐之势。臣以为六条只可屈从，旅顺亦只可暂时借俄为列国租界。至东三省铁路，我不修则俄修，势难中止，莫如借款于英，由我修成抵押于英，以十年为限。如此则俄顾英而未便长驱，英制俄而力保商务，使彼此牵掣，我乃可徐图挽救于其间。若英人已入长江，德日亦渐思攘臂，此但可以利饵而不可以势禁者也，则请斟酌东南海口，指分各国为口岸，言明此系中国格外联络，使利益均沾，此后当力顾邦交，共保商务，不得再有所需索，致伤两国之和。夫无端割地予人，开门揖盗，

中外论议必且哗然，不知英法诸邦于沿海膏腴垂涎已久，又羨俄德之得志，断不肯退让不争，苟启齿相争，我自量亦万不能禁也。与其待启齿之时不得不偿其所愿，徒使外人益增藐视之心，何如自我发端借以示惠于列邦，冀得限制于后日乎？夫局外易为高论，唯当局苦心调剂始识其难，古今大抵然也。臣所谓联邦交者此也，然其中又有本焉。盖邦交之可恃与否，视乎内政之强弱。内政苟修，不特可以救亡，而他日并能自立。内政不理，则虽岁岁割地，日日寻盟，以求容于洋人，而洋人之侮我滋甚矣。今内外亦竞言修政矣，造铁路，设邮政，立学堂，建银行，兴商务，纷纷以西法是师，非不次第修举也。夫外洋之富强固亦在此数端，然所恃以取胜者则仍在上下奋新，实心实力，此数者特其见端耳。今徒袭其一二肤末，遂恃为自强之基，其效亦可睹矣。善为政者举吾百年之成法，设诚而致行之，参取他人之所长以救吾之短，而中国即足以自强。臣窃观今日之弊在于人才不奋，欺蔽不去，冗费不裁。三弊不除，虽有良法美意，与无政等。何言乎人才不奋也？一由于捐纳太宽，一由于保奖太滥。此等得官过易，其自待必轻，大率皆富商大族营谋奔竞者之所为，而真才困于资地，阈于寒微，反未由自达。且捐纳有裨饷项，犹云不得已而开之；若保奖则一案集盈千百，一超集叠数阶，岂皆在事多劳，而列名竟无限制，不唯名器太滥，又足以害捐输，事之不平莫甚于此，而望人才之奋，安可得也？今宜酌限捐纳，严核保奖，以杜滥进之门，而别仿唐宋取人科目，分治民、理财、治兵、明刑、治河、防边、出使诸科，令中外三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切实保荐。皇上于召见时观其称否，复命军机王大臣察其称否，各因其所习，试以事功，果贤且能也，则骤用之，否则黜之，而罪坐其举主。此后何途有事，即择用何途之才，如此则荐牍不敢妄登，中材

皆知自励，而人才无消乏之患矣。何言乎欺蔽不去也？古昔圣王之治，上以诚施，下以实应，事事明示于天下，而群臣各尽其职，不敢以具文为欺饰之端。今则事近交涉，辄隐讳不发，有时外国皆已深悉，而臣民犹猜测其间，智者不得施其谋，人心反因以滋疑惧。臣以为凡交涉之事，皆当明白宣示，使群臣得献其刍荛，以备圣明采择，非徒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偶逢棘手，亦可借輿情以谢洋人，其于国计固甚便也。至于中外政事非不循例奉行，而其心并非为国为民，不过以一纸文书聊为塞责，甚至情形歧出而弥缝造非，巧试其欺罔之谋，于是纸上之文章迥非当时之情实矣。全在圣明洞鉴其弊，责以实力奉行，遇有歧出之端，从严究办，务使水落石出，毋稍含糊。凡谕旨交办之事，立限复陈，不得任意宕阁，则群臣有所惮而不敢轻于尝试矣。何言乎冗费不裁也？自捐纳保奖之途太宽，天下遂官浮于事，大吏思为调剂，不得不谋安顿之方。于是巧立名目，设法开支，事有一二局可办者必增多五六局以治之，局有一二人可办者必增多七八人以处之，即如军务已经平定而善后之局不裁，铁路未经开行而修道之员纷集，此等游手好闲之辈，非唯坐耗廉俸，又将中饱度支，一事未成，费已倍蓰，此其可裁者一也。绿营习气太深，有事万难得力，朝廷知其不足用而改用练兵，兵既别练而绿营未尽汰，是国家常用两倍之钱以养一兵之用也。此其可裁者二也。在昔光武初政，首议并官，苟勖建言唯求省事。今则内而部寺半系闲员，外而丞倅多成虚置，徒糜禄糈，何补民生。似宜斟酌简繁，略议裁减，其府州县佐贰杂职，除分防紧要外，凡同城坐理者，皆当归并，以节浮支。此其可裁者三也。而根本之地则在深宫以俭德先天下，力禁朝野侈靡之风，物力既充，度支渐省，国家乃不患贫而可有为矣。臣所谓修内政者此也。夫敌情审乃可定计以联邦交，邦交联乃